

微镜头



留守儿童



菲律宾马尼拉

阅读改变人生征文

阅读是我人生前行的高速公路

■郭宏文

我读高中的时候，正赶上1980年代刚刚兴起的读书热潮。那时，人们的头脑之中，都有一种比较强烈的读书有用、读书可以改变人生的思想。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企事业单位的考试录用制度，社会上出现的重用人才风气，都是促成读书热形成的要素。我和许多人一样，喜欢读书，喜欢读报刊杂志。但是，我的父母和我的老师不让我看，总是责怪我看“用不着的大书”，老师甚至还把我看的小小说没收，这让我的心里不是个滋味。

为了对抗家长和老师只让我们读课本、不让我们看“大书”，我们喜欢读书的9名高中同学，自发地联合起来，偷偷地成立了“青年共勉读书会”，制定了活动章程，开始了按计划读书、按计划评书、按计划搞文学创作的历程。为了省钱，我们分头买书，互不重样，然后交流阅读，买者收藏。我们边学习文化知识，边如饥似渴地进行课外阅读，不浪费所有的闲暇时间。高中毕业后，我们彼此间仍然保持着联系，保持着阅读的交流。现在，我们的9个人当中，已有两人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那时，我的阅读视角大多集中在文学层面，印象比较深的，有魏巍的《东方》、陈口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苏叔阳的《故土》、古华的《芙蓉镇》、刘心武的《钟鼓楼》、路遥的《人生》等等。我清楚地记得我所买的那一套《东方》，上、中、下三册才花了两块三毛钱；买一套《岳飞传》上、下册，也是花了两块三毛钱，买一套《红楼梦》上、中、下三册，花了四块一毛钱。所有买书的钱，差不多都是节衣缩食攒出来的。

我始终忘不了《人生》中的高加林对我的影响。当时，路遥的《人生》首发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上，是路遥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直到现在，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仍然烙印在我的心里，总也挥之不去。这个人物，让我崇拜，让我痛恨，也让我惋惜。可以说，我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地学习和修正高加林这个人

物形象的过程中成长行进的。高加林对我人生的影响，真是太大了。为此，我真感谢《人生》这部作品，感谢路遥这位伟大的作家。

三十多年的读书历程，看纸质书一直是我的读书习惯。尤其是经济条件越来越好，花钱买一些书看早已不是问题。我觉得，看纸质书，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留下“痕迹”。读的书越多，家里的藏书就越多。藏书多起来，就有一种读书的成就感，就会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无限制的满足。所有的藏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经常跟它们说说话，唠唠嗑，猜猜它们的心事。在不断结交新“朋友”的同时，还始终不忘老“朋友”。现在，我的书房里已经收藏了5000多册书籍。有它们陪伴着，我的心灵就永远不会孤独。

有人说阅读存在着功利化、实用化等倾向，我不认为这是个错误。功利化、实用化倾向是阅读的一种心态，属于正常现象。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学历、阅历、经历和职业不同，所选择的阅读书目必然不同，在这方面，我有着自己的切身体会。1990年代，我就曾集中阅读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因为我当时的职业是记者，是宣传干部。2007年后，当我致力于搞一些散文创作时，我便开始研读余秋雨、余光中、梁实秋等名家的作品，尤其重点阅读了谢子安的《雨走青纱》、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刘家科的《乡村记忆》、齐明达的《院子里的事情》以及梭罗的《瓦尔登湖》等多部散文集。

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本书，有一年多的时间都放在我书房的写字台上，我也反反复复地读了它一年多，韵味馨香，回味无穷。它恬静、清澈、明亮、朴实，洋洋洒洒，娓娓道来。全书中的19篇散文，篇篇一世界，篇篇一首歌，我读懂了《瓦尔登湖》的内容，也读懂了梭罗的思想。由此，我懂得了如何踏踏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地做人。屏弃浮躁，静下心来，杀下心来，才能成就事业。我觉得，许多阅读都是这样，读作品的过程，也是读者的过程。

我非常赞同作家毕飞宇的观点：写作是阅读的儿子。我觉得，所有的创作，都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都是在阅读中孕育并诞

生的。正像毕飞宇所说：“对于写作者而言，阅读是最重要的。某种意义上，阅读什么，决定了这位作家的创作方向。”有了阅读这个基础，我在最近的5年多时间里，创作完成了《山屯物事》《山屯情愫》和《山屯光阴》这三部散文集。我把它们叫做“山屯系列三部曲”。其中的每一集都是60篇散文，每一集都是24万字左右。我能在短短的5年内，写出上百万字反映山村生活的散文发表在全国各级报刊杂志上，就是因为有了读书这个基础。我觉得，我的阅读，都有着明显的功利化和实用化倾向。

最近，我正在集中研读“文学陕军”中的几位作家，包括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我刚读完厚夫所著的《路遥传》，读到书的后半部分，我几乎是强忍着咽喉之痛看完的。现在，我正在有计划地重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浮躁》。这三部作品，都创作完成于1990年前后，都是我喜欢读的作品。尤其是三部头的《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倾尽心血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值得反复阅读。爱读书，还要会思考。读书和吃饭一样，关在消化吸收上。消化不良，吃得再好也无意义。

阅读是我人生前行的高速公路，我讲沿着这条高速公路一直前行。

郭宏文，男，1963年生，大学本科学历，辽宁省葫芦岛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理事、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辞赋家协会会员。当过教师、记者，后来成为一名公务员。现任辽宁省葫芦岛市作家协会秘书长、葫芦岛市连山区作家协会主席。在《读者》、《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百家》、《海燕·都市美文》、《文学与人生》、《鸭绿江》、《安徽文学》、《福建文学》、《山东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数百篇，发表各类作品累计500余万字。已出版系列散文集《山屯物事》、《山屯情愫》和《山屯光阴》，合称为“山屯系列三部曲”。出版长篇纪实文学《董明珠：倔强营销的背后》等三部。

散书，一种情怀

■林颐

康夏散书，闹出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波。连这事儿一起被讥笑的，是“情怀”这个词儿。世界到处乱纷纷，唯读书尚留有清静余地，所以一旦读书和情怀挂上了钩，便引出了如许故事。喧嚣已毕，狼狽退场，收拾收拾旧心情。不妨来看看以下的散书故事。先说说“随园老人”袁枚。乾隆癸亥，朝廷颁发诏书向民间征集好书。袁枚把自己“所好轩”中珍藏的许多珍稀善本都捐献了出来。紧接着他又把剩余的书籍都陆续送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几十年珍藏的书籍，旦夕散尽。许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藏书是凸显个人学识、修养和品位的风雅之事啊！袁枚却认为，天下之物有聚必有散。既然要散，与其在自己离世之后被不爱惜书的子孙后代弄得七零八落，还不如在自己活着时亲眼看到心爱的书籍有一个好的归宿，让它们去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做法，和我们现代很多图书馆主张的“图书漂流”何其相似。

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同样喜欢“处理”掉他读过的书。在松浦先生看来，“书是用来读的，不是装饰品。读了就可以处理掉。”松浦先生为此特意创办个性书店“Cow Books”，这家书店只有两千册图书，“这是一个人能读能通的量。”松浦先生说，“因为这些书至少是自己读过后收获感动之书，可以把和客人诚恳地分享这份感动作为工作的目的，这点绝对是我们的尊严。”松浦先生经常巡视“Cow Books”，每当在书店里看见顾客津津有味地品读他阅读过并且很喜爱的那些书籍，松浦先生都很开心，他时常和顾客们攀谈、交流读书的看法，这令他感觉愉悦，并加深了对书的思考。

闲暇时间，我爱逛豆瓣。常遇到友邻们散书，大抵是意思意思收几元小钱，也有只收运费白送书的，若是朋友熟人，那则是包邮相赠的一番心意。我从中搜刮了不少好书，比如《明清小说丛刊》、《加缪小说全集》等。此等好书，怎有人舍得散掉？我且喜且嘀咕。朋友夏夏解我疑惑，说：“占有未必等于拥有。如果自己看不了，或者看完就搁那儿的，还不如送给喜欢这些书的人。”我恍然。我也爱书，常买书。可惜的是，人的精力有限，常常是“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有些书，草草翻过；有些书，束之高阁；还有些书，甚至从未拆封。每当看到书架上那些崭新漂亮如装饰品的书籍，我常叹息，跟自己说，抽个时间看书吧。然而明日复明日，仿佛总也没空。忽然有一天，某友向我索借一书。读书人都晓得，外借书籍常会如黄鹤一去不复返。爱书要离去了，我方觉恋恋不舍，于是日以继夜地非把它读完不可，而且还把其中的重点要义摘录下来。书给了友人，后来她又借给他人，如预料中芳踪渺渺。可是，细细一想，表面上书不是我的了，但是书的精髓反而被我牢牢掌握了。

书和其他东西不一样。家里藏书千万，未必就是识之士。散去有形的书，却让自己拥有了无形的文化珍宝；与其书籍蒙尘，更不如让它们随了有缘的人去吧，书可以重新焕发生命力，爱书的人与人更多一份默契。这样一种情怀，我们应当珍惜。

集结号

美国警察幽默语录

知道吗？没有哪一盏红灯比你刚才闯红灯的红灯更红了。
如果你把时速再提升100公里，我想你的出生证明就会成为一张废纸了。
你不知道你开得有多快？我想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在罚单上随便写了，对吗？

最后一个问题将决定你是否喝了酒：米老鼠是一只猫还是一条狗？
你说喝两瓶啤酒对你驾车没什么影响，那么，你认为两张罚单对你有影响吗？

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庞启帆

牙刷不蘸水，挤上牙膏慢慢刷，渐渐刷出些细微的泡沫，牙膏的清洁作用才能发挥到最大。

香港曾经立法规定馒头的形状为半球形。

狗并没有进化出解决问题的技能，而是训练出理解人类的能力。

法国梧桐的原产地不是法国，而是英国。

“右手握拳”这一简单的肢体运动，能暂时改变大脑运行的方式，提高记忆力。

“魂斗罗”是印度梵语的中文发音，是婆罗门斗士中的一位。

切洋葱时嚼口香糖就不会流眼泪。

女人走进百货公司有九成概率会向右转。

出生时，我们的眼睛多大，现在还是多大，但是鼻子和耳朵一直都在长。

精益生产改变世界

——读《改变世界的机器：精益生产之道》

■彭忠富

手工作坊式生产曾经在中国大行其道，但是其生产效率低下又价格昂贵，因此工匠们生存越来越困难。只有大批量生产才能解决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生产商雇佣工人在设备上大批量地炮制出标准产品，结果消费者得到了更便宜的商品。大批量生产曾经是世界生产方式的主流，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加快了各国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农民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身于工业生产，从而加快了城镇化速度，奠定了世界各国的发展基础。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在1914年到1924年间，亨利·福特和阿尔夫雷德·斯隆倡导的大批量生产摧毁了强大的、基于手工业生产方式的美国工业。在这期间，美国汽车公司的数量从100多家直降到大约10家，而其中的三大公司——福特、通用汽车公司

和克莱斯勒占据了全部销售额的90%。但风水轮流转，大批量生产方式又逐渐被精益生产所超越。日本丰田公司通过实践精益生产，在全球汽车大战中脱颖而出，完全超越了欧美汽车生产商。可见，精益生产必定有它的独到之处，有必要在世界各地推广。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等人，长期研究精益生产之道，他们在《改变世界的机器：精益生产之道》一书中指出，精益生产是人们制造物品的一种卓越的方法。它能以较低的成本制造出种类丰富的优质产品。同样重要的是，它为包括从工厂到公司总部的各个层面上的员工提供了更具挑战且有满足感的工作。因此，精益生产取代大批量生产必将成为工业生产的趋势。1990年，当《改变世界的机器》首次出版时，丰田的规模只有通用的1/2、福特的2/3，到2007年本书再版时，丰田已经轻易超过了福特并赶超通用，成为全球最大、长盛

不衰的工业企业。

本书包括精益生产方式的起源，精益生产方式的要素和精益生产方式的扩散三部分，明确阐述了两大根本不同的业务系统，两种人类如何合作创造价值的思维方式。由通用首创的大批量生产系统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之后将近75年，这个系统被世界上所有行业广泛复制和使用。另外一个业务系统——由丰田开创的精益生产，现今已快速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向精益转型将会为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它将真正改变世界。

简言之，本书阐述了大批量生产与精益生产的较量，以及为何精益更具优势。本书不仅讲述了为什么丰田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讲述了采用完整精益生产系统的其他公司如何也能取得成功。本书前三章提供了手工业生产、大批量生产以及精益生产的历史简介，之后五章描述了精益生产系统的五大要素。

见我后说，一定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还记得，他的门口写着：本人不在家，闲人莫入。其间，我巧遇原北大数学系学生牛继东，他帮了我不少的忙。

出版介绍信是由宋涛写的，他还对我详细讲解了一些经济学的原理。数日后，我带着手稿南下直奔武汉。在中科院院士杨叔子的办公人员介绍下，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收下了我的手稿，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冯文权教授严格审定。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书稿终于通过诸多专家学者的反复学术鉴定。历经多年艰辛，我写的书终于在1998年出版了。听到这个消息，人民日报的领导很高兴，发表了该书的评介，该书评出自江西省专家杨荣俊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宗成教授之手。这些书评后来也在其他专业报刊上发表。这标志着在国内我对经济学初步有发言权。从网上可知：北大、清华等图书馆典藏了我写的书。该书还进入香港出版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该书提出的一系列通货膨胀学理论，为我进一步提出中国新剑桥理论、人民币购买力公式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1年，我受邀参加了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聆听了吴敬琏、樊纲、张维迎等专家的演讲。受他们的启发，在途经山东菏泽的列车上，我构思出中国新剑桥的理论模型。2002年至2003年，中国新剑桥等理论经过中国社科院张涛博士、张支南研究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及匿名审稿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王传伦教授、清华大学武康平教授、黎诣远教

授等权威审定后写出严格评价。评价认为，这是我文章的一大贡献。对宏观调控有明显的意义，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指导、参考。不少知名专家为此提出了许多良好建议。评定期间，中国社科院刘国光教授还让其秘书专门给我回话，交代给其弟子审阅。复旦大学金融学权威陈彪如教授也给我回话，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也亲自叫我找其学生审定。这些专家教授都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造诣顶尖级的人物。惊动这些大师，我心惶恐不安。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要人评价自己的学术成果？是为了在中国出名。非也，做学问不是走关系，弄不好会身败名裂。杨振宁说过，秋水文章不染尘。做学问要一竿子到底，为见证中国新剑桥理论等是否能成立，我只好斗胆直身追问当今中国代表顶尖级学术权威。其中的点点滴滴，我感受最为深刻。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听到我提出中国新剑桥理论，也派人来慰问。许多熟人和朋友也为此向我提供了一些帮助，表示关切。宋涛教授一直视他是我为的学生，对我言之谆谆，关切非常，令我不敢怠慢、偷懒、不思上进。

回顾我著书立说的经历，不能不叫人感慨万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国之命脉，以学成道。许多历史上的著名学者先身垂范，令人钦佩。于是出现，周敦颐作《爱莲说》，刘禹锡作《陋室铭》，成为流传千古传唱的名篇佳作。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可以为师矣。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可以让

省悟为学之道的不易与艰辛，也是道之所以成为道的重要原因。没有这些先贤导师，世风将江河日下。为此，从古到今的文明社会都很重视尊师重教。不懂这些道理的人，会变得愚不可及、道德败坏，使科学陷入困境。作为一代大师，他们先身垂范，非常注重科学的发展与创新，更希望这一门科学能够得到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能够进入大师的视野，应该有更宽广的胸怀。名人并非故纸堆，人要有行走天地之间的英雄气概，才有作为。今天我为学能有一点成就，初步贯通中西，是与许多大师的谆谆教诲分不开。我很怀念中国的学术大师。每当大师去世，我都会很伤感。中国又少了一位使人震耳发聩的学术巨匠。我书出版时，武汉大学刘涓源教授刚刚去世，未能得到他的指教，深表遗憾。在此，我沉痛悼念这位著名学者。

如果我们缺少与大师同行，就会变得乏味，庸俗，甚至让许多人浑浑噩噩过完这一生，叫人非常惋惜。与大师同行，行走天地之间，我受益匪浅，永远看到未来中国前方有一片蔚蓝色的天空。

秋水文章不染尘，大师有无牵挂，这是何等的境界、何等的胸襟。

让我们一起与大师同行，愿我们青年朋友当中有更多的人成长为大师，为人类社会的繁荣昌盛而不断上下求索。

(原载新华网读书频道)

毛承之，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中国新剑桥工程理论、人民币购买力公式，著有《三级变位与国际通货学说》一书。